

中國新文大學系

詩

集

朱自清編選

上海友誼書局印刷公司

詩集

朱自清編選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導言

朱自清

胡適之氏是第一個「嘗試」新詩的人，起手是民國五年七月。(一)新詩第一次出現在新青年四卷一號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劉半農二氏；詩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鴿子。這時是七年正月。他的嘗試集，我們第一部新詩集，出版是在九年三月。

清末夏會佑譚嗣同諸人已經有「詩界革命」的志願，他們所作「新詩」，却不過檢些新名詞以自表異。只有黃遵憲走得遠些，他一面主張用俗話作詩——所謂「我手寫我口」——，一面試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謂「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入詩。(二)這回「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對於民七的新詩運動，在觀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給予很大的影響。

不過最大的影響是外國的影響。梁實秋氏說外國的影響是白話文運動的導火綫；他指出美國印象主義者六戒條裏也有不用典，不用陳腐的套語；新式標點和詩的分段分行，也是模倣外國；而外國文學的翻譯，更是明

證。(三)胡氏自己說關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詩成立的紀元，(四)而這首詩却是譯的，正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新詩運動從詩體解放下手；胡氏以爲詩體解放了，「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裏去」。(五)這四項其實只是泛論，他具體的主張見於談新詩。消極的不作無病之呻吟，積極的以樂觀主義入詩。他提倡說理的詩。音節，他說全靠(一)語氣的自然節奏，(二)每句內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諧，平仄是不重要的。用韻，他說有三種自由：(一)用現代的韻，(二)平仄互押，(三)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方法，他說須要用具體的做法。(六)這些主張大體上似乎爲新青年詩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國，星期評論，以及文學研究會諸作者，大體上也這般作他們的詩。談新詩差不多成爲詩的創造和批評的金科玉律了。

那正是「五四」之後，(七)剛在開始一個解放的時代。談新詩切實指出解放後的路子，徬徨着的自然都走上去。樂觀主義，舊詩中極罕見；胡氏也許受了外來影響，但總算是新境界；同調的却只有康白情氏一人。說理的詩可成了風氣，那原也是外國影響。(八)直到民十五止，這個風氣才漸漸衰下去；但在徐志摩氏的詩裏，還可尋着多少遺跡。「說理」是這時期詩的一大特色。照周啟明氏看法，這是古典主義的影響，却太晶瑩透澈了，缺少了一種餘香與迴味。(九)

民七以來，周氏提倡人道主義的文學；所謂人道主義，指「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而言。(一〇)這也是時代的聲音，至今還爲新詩特色之一。胡適之氏人力車夫你莫忘記也正是這種思想，不過未加提倡罷了。——胡氏後來却提倡「詩的經驗主義」(一一)，可以代表當時一般作詩的態度。那便是以描寫實生活爲主題，

(三)浪漫的與古典的六一—二面

(四)胡適文存一，嘗試集再版自序

(五)胡適文存一 (六)全上

(七)談新詩作於八年十月

(八)嘗試集自序

(九)揚鞭集序

(一〇)新青年五卷六號人的文學

(一一)嘗試集四版夢與詩跋

而不重想像，中國詩的傳統原本如此。因此有人稱這時期詩為自然主義。(二) 這時期寫景詩特別發達(三)，也是這個緣故。寫景詩却是新進步；胡氏談新詩裏的例可見。

自然音節和詩可無韻的說法，似乎也是外國「自由詩」的影響。但給詩找一種新語言，決非容易，況且舊勢力也太大。多數作者急切裏無法甩掉舊詩詞的調子；但是有死用活用之別。胡氏好容易造成自己的調子，變化可太少。康白情氏解放算徹底的，他能找出我們語言的一些好音節，送客黃浦便是；但集中名為詩而實是散文的却多。只有魯迅氏兄弟全然擺脫了舊鏤鏽，周啟明氏簡直不大用韻。他們另走上歐化一路。走歐化一路的後來越過越多。——這說的歐化，是在文法上。

「具體的做法」不過用比喻說理，可還是缺少餘香與迴味的多。能夠渾融些或精悍些的便好。像周啟明氏的小河長詩，便融景入情，融情入理。至於有意的講究用比喻，怕要到李金髮氏的時候。

這時期作詩最重自由。梁實秋氏主張有些字不能入詩，周啟明氏不以為然，引起一場有趣的爭辯。但商務印書館主人却非將將來之花園中「小便」刪去不可。另一個理想是平民化，當時只俞平伯氏堅持，他「要恢復詩的共和國」；康白情氏和周啟明氏都說詩是貴族的。詩到底怕是貴族的。

這時期康白情氏以寫景勝，梁實秋氏稱為「設色的妙手」(四)；寫情如窗外擬人法的細膩，一封沒寫完的信那樣質樸自然，也都是新的。又鴨綠江以東，別少年中國，悲歌慷慨，令人奮興。——只可惜有些詩作的太自由些。俞平伯氏能融舊詩的音節入白話，如淒然；又能利用舊詩裏的情境表現新意，如小劫；寫景也以清新著，如孤山聽雨。嘯語中有說理渾融之作；樂譜中之一行頗作超脫想。憶是有趣的嘗試，童心的探求，時而一中，教人歡喜讚嘆。

(一) 詩歌(在日本出版)創刊號

(二) 余冠英論新詩(清華大學畢業論文)

(三) 四十二年五月及六月星報副刊

中國缺少情詩，有的只是「憶內」「寄內」，或曲喻隱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戀愛者絕少，爲愛情而歌詠愛情的更是沒有。（一五）這時期新詩做到了「告白」的一步。嘗試集的應該最有影響，可是一半的趣味怕在文字的繚繞上。康白情氏窗外却好。但真正專心致志做情詩的，是「湖畔」的四個年輕人。他們那時候差不多可以說生活在詩裏。潘漠華氏最是淒苦，不勝掩抑之致；馮雪峯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淚；汪靜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氣；應修人氏却嫌味兒淡些。

周啓明氏民十翻譯了日本的短歌和俳句，（一六）說這種體裁適於寫一地的景色，一時的情調，是真實簡鍊的詩。（一七）到處作者甚衆。但只賸了短小的形式：不能把捉那剎那的感覺，也不講字句的經濟，只圖容易，失了那曲包的餘味。周氏自己的翻譯，實在是創作；別的只能舉論小詩裏兩三個例，和何植三氏農家的草紫一小部分。也在那一年，冰心女士發表了繁星（一八），第二年又出了春水，她自己說是讀太戈爾而有作；一半也是銜接着那以詩說理的風氣。民十二宗白華氏的流雲小詩，也是如此。這是所謂哲理詩，小詩的又一派。兩派也都是外國影響，不過來自東方罷了。流雲出後，小詩漸漸完事，新詩跟着也中衰。

白采的羸疾者的愛一首長詩，是這一路詩的押陣大將。（一九）他不靠複沓來維持它的結構，却用了一個故事的形式。是取巧的地方，也是聰明的地方。雖然沒有持續的想像，雖然沒有奇麗的比喻，但那質樸，那單純，教它有力量。只可惜他那「優生」的理在詩裏出現，還嫌太早，一般社會總看得淡淡的遠遠的，與自己水米無干似的。他讀了尼采的翻譯，多少受了他一點影響。

（一五）冬夜草兒評論

（一六）錢鍾書 On "Old Chinese Poetry" The China Critic, Vol. VI, No. 50.

（一七）小說月報十二卷五號

（一八）論小詩

（一九）晨報副刊

和小詩運動差不多同時，(二〇)一支異軍突起於日本留學界中，這便是郭沫若氏。他主張詩的本職專在抒情，在自我表現，詩人的利器只有純粹的直觀；他最厭惡形式，而以自然流露為上乘，說『詩不是「做」出來的，只是「寫」出來的』。他說，

——只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底純真的表現，命泉中流出來的 *Sp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 *Melody*，生底顫動，靈底喊叫，那便是真詩，好詩，便是我們人類底歡樂底源泉，陶醉的美釀，慰安的天國。(二一)「詩是寫出來的」一句話，後來讓許多人誤解了，生出許多惡果來；但於郭氏是無損的。他的詩有兩樣新東西，都是我們傳統裏沒有的：——不但詩裏沒有——汎神論，與二十世紀的動的和反抗的精神。(二二)中國缺乏冥想詩。詩人雖然多是人本主義者，却沒有去摸索人生根本問題的。而對於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會；漸漸懂得了，又只是觀山玩水，寫入詩只當背景用。(二三)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詩是第一回。至於動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靜的忍耐的文明裏，不用說，更是沒有過的。不過這些也都是外國影響。——有人說浪漫主義與感傷主義是創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詩正是一個代表。

二

十五年四月一日，北京晨報詩鑄出世。這是聞一多徐志摩朱湘饒孟侃劉夢葦于廌虞諸氏主辦的。他們要「創格」，要發見「新格式與新音節」。(二四)聞一多氏的理論最為詳明，他主張「節的勻稱」，「句的均齊」，主張「音尺」，重音，韻脚。(二五)他說詩該具有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建築的美；音樂的美指音節，

(二〇)十四年四月出版 (二二)女神十年八月出版

(二二)以上分見三葉集四五，一三三，一七，六，七，各面

(二三)創造週報

繪畫的美指詞藻，建築的美指章句。他們真研究，真試驗；每週有詩會，或討論，或誦讀。梁實秋氏說「這是第一次一夥人聚集起來誠心誠意的試驗作新詩」。(二六)雖然只出了十一號，留下的影響却很大——那時候大家都做格律詩；有些從前極不顧形式的，也上起規矩來了。「方塊詩」「豆腐干塊」等等名字，可看出這時期的風氣。

新詩形式運動的觀念，劉半農氏早就有。他那時主張(一)「破壞舊韻，重造新韻」，(二)「增多詩體」。「增多詩體」又分自造，輸入他種詩體，有韻詩外別增無韻韻詩三項，後來的局勢恰如他所想。「重造新韻」主張以北平音為標準，由長於北平語者造一新譜。(二七)後來也有趙元任氏作了國音新詩韻。出版時是十二年十一月，正趕上新詩就要中衰的時候，又書中舉例，與其說是詩，不如說是幽默；所以沒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分韻頗妥貼，論輕音字也好，應用起來倒很方便的。

第一個有意實驗種種體製，想創新格律的，是陸志韋氏。他的渡河問世在十二年七月。他相信長短句是最能表情的做詩的利器；他主張捨平仄而採抑揚，主張「有節奏的自由詩」和「無韻體」。那時國音新詩韻還沒出，他根據王璞氏的京音字彙，將北平音併為二十三韻。(二八)這種努力其實值得欽敬，他的詩也別有一種清淡風味；但也許時候不好吧，却被人忽略過去。

詩鐫裏聞一多氏影響最大。徐志摩氏雖在努力於「體製的輸入與試驗」，却只顧了自家，沒有想到用理論來領導別人。聞氏才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二九)徐氏說他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響。(三〇)死水前還有紅燭，講究用比喻，又喜歡用別的新詩人用不到的中國典故，最為繁麗，真

(二六) 詩鐫七號，又詩刊創刊號梁實秋文。音尺即節，二字的為二音尺，三字的為三音尺。聞主張每詩各行音尺數目，應求一律。

(二七) 詩刊創刊號

(二八) 新青年三卷三號

(二九) 以上均見渡河自序

(三〇) (三一) 均見猛虎集序文。

教人有藝術至上之感。死水轉向幽玄，更爲嚴謹；他作詩有點像李賀的雕鏤而出，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驅遣多些。但他的詩不失其爲情詩。另一面他又是一個愛國詩人，而且幾乎可以說是唯一的愛國詩人。

但作爲詩人論，余氏更爲世所知。他沒有卞氏那樣精密，但也沒有他那樣冷靜。他是跳着濺着不舍晝夜的一道生命水。他嘗試的體製最多，也譯詩；最講究用比喻——他讓你覺着世上一切都是活潑的，鮮明的。陳西濼氏評他的詩，所謂不是平常的歐化，按說就是這個。又說他的詩的音調多近羯鼓鐃鼓，很少提琴洞簫等抑揚纏綿的風趣，(三一)那正是他老在跳着濺着的緣故。他的情詩，爲愛情而詠愛情：不一定是實生活的表現，只是想像着自己保舉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詩家一樣。(三二)但這完全是新東西，歷史的根基太淺，成就自然不大——一般讀者看起來也不容易順眼。聞氏作情詩，態度也相同；他們都深受英國影響，不但在試驗英國詩體，藝術上也大半模倣近代英國詩。(三三)梁實秋氏說他們要試驗的是用中文來創造外國詩的格律，裝進外國式的詩意。(三四)這也許不是他們的本心，他們要創造中國的新詩，但不知不覺寫成西洋詩了。(三五)這種情形直到現在，似乎還免不了。他也寫人道主義的詩。

留法的李金髮氏又是一支異軍；他民九就作詩，但微雨出版已經是十四年十一月。「導言」裏說不顧全詩的體裁，「苟能表現一切」；他要表現的是「對於生命欲擲揄的神祕及悲哀的美麗」。(三六)講究用比喻，有「詩怪」之稱；(三七)但不將那些比喻放在明白的間架裏。他的詩沒有尋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

(三二) 西邊閒話三四二——三四三面

(三三) Harold Act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Poetry Vol. XLVI No. 1

(三四) (三五) 詩刊創刊號

(三六) 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晨報副刊劉夢葦文

(三七) (三八) 美育雜誌二期黃參島文

合起來却沒有意思。他要表現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覺或情感；彷彿大大小小紅紅綠綠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兒，你得自己穿着瞧。這就是法國象徵詩人的手法；李氏是第一個人介紹它到中國詩裏。許多人抱怨看不懂，許多人却在模倣着。他的詩不缺乏想像力，但不知是創造新語言的心太切，還是母舌太生疏，句法過分歐化，教人像讀着翻譯；又夾雜着些文言裏的嘆詞語助詞，更加不像——雖然也可說是自由詩體製。他也譯了許多詩。

後期創造社三個詩人，也是傾向於法國象徵派的。但王獨清氏所作，還是拜輪式的雨果式的爲多；就是他自認爲仿象徵派的詩，也似乎豪勝於幽，顯勝於晦。穆木天氏託情於幽微遠渺之中，音節也頗求整齊，却不致力於表現色彩感。馮乃超氏利用鏗鏘的音節，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詠的是頹廢，陰影，夢幻，仙鄉。他詩中的色彩感是豐富的。

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徵派。他譯過這一派的詩。他也注重整齊的音節，但不是鏗鏘的而是輕清的；也找一點朦朧的氣氛，但讓人可以看得懂；也有顏色，但不像馮乃超氏那樣濃。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彩的去處。姚蓬子氏也屬於這一派；他却用自由詩體製。在感覺的敏銳和情調的朦朧上，他有時超過別的幾個人。——從李金髮氏到此，寫的多一半是情詩。他們和詩鑄諸作者相同的是，都講究用比喻，幾乎當作詩的藝術的全部；不同的是，不再歌詠人道主義了。

若要強立名目，這十年來的詩壇就不妨分爲三派：自由詩派，格律詩派，象徵詩派。

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寫畢於北平清華園。

編選凡例

一、本集所收，以抒情詩爲主，也選敘事詩；擬作的歌謠不錄。

二、新詩別集很多，搜集完全，頗爲困難。本集所收三十三家，五十一種，（目另見，其中五種，詩文兼載）只是就所能見到的憑主觀去取。這其間自然免不了偏見，但總盼望取的是那些影響較廣或情境較新的。其中也有兩家，是先在詩和晨報詩鑄選了他們的詩，再去翻集子的。

三、所收別集，以其中的詩作於民十七以前爲準，不以集子出版的時日爲準。集子裏若有十六年以後作品，不錄。如集中的詩全沒有年月，而從序文或其他方面可以確知其作於十七年以前的，也加選錄。像集外集，今年出，但那些詩中最早的，出現在新青年四卷五號上，是七年五月。又我的記憶十八年出，但照杜衡氏望舒草序，這裏面的詩有民十一作的；而我的記憶一首作於十六年，足見其前各詩都是可選的。又初版志摩的詩，從現代評論廣告，知道出版在十四年九月。又銀鈴，十八年出，序中有「沈默已三年了」的話，因而推知那些詩作於十五六年的時候。又死水，十七年出，照常理說，裏面當然是十七年以前之作。又花一般的罪惡，十七年五月出，其中既收天堂與五月（十六年）的作品，而最後花一般的罪惡一首見於十七年一月五日出的一般（四卷一號）上，當然也是十六年作的。

四、新詩總集收新詩年選分類白話詩選湖畔雪朝的歌集星海六種。湖畔以下三種是合集，非選本；星海兼載各種文字。

五、期刊繁多，搜集更不易。只收詩和晨報詩鑑。又因田漢氏江戶之春不可得，少年中國曾選集中的詩，故錄二期。

六、作家以詩的時日爲序。別集以第一集中所記最早的時日爲準。不記時日的，以作序時日爲準。沒有序或有序而無時日的，設法查考；無從查考的，以集子出版時日爲準。總集如年選詩選星海，選出的作家有集子的以集子爲準；但所錄的詩若在前，當以詩爲準。沒有集子而詩後記時日的，以所記爲準；不記的以總集出版時日爲準。又，從湖畔雪朝春的歌集選出的作家，有集的用上例，無集的用別集例。詩和晨報詩鑑，用年選詩選例。——田漢氏所作，以江戶之春出版年（民十一）爲準。

七、作家序列，照上條，在同年同月內，以有日數的居前；在同年內，以有月份的居前。詩的序列，照原集或原刊物。

八、詩話以引述爲主；但所引述的大致是編者所能相信的，刊於導言之後。

附言 編選時承周啟明先生惠借詩集多種，又承汪靜之先生寄來湖畔和春的歌集，趙家璧先生寄來玄廬文存和分類白話詩選，謹此致謝！

編選用詩集及期刊目錄

一、別集以集中所見最早時日爲序

名 稱	著 者	出 版 者	集 中 所 見 最 早 時 日	出 版 時 日
嘗試集(初版)	胡 適	亞東圖書館	六年六月九日	九年三月
又 (增訂四版)	前 人	全前		十一年十月
揚鞭集	劉 復	北新書局	六年八月	十五年十月
集外集	魯 迅	羣衆圖書公司	七年五月	二十四年五月
冬 夜	俞 平 伯	亞東	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十一年三月
西 還	前 人	全前		十三年四月
憶	前 人	樸社(北平)		十四年十二月
過去的生命	周 作 人	北新	八年一月十三日	十八年十一月
踪 跡	朱 自 清	亞東	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據雪朝)	十三年十二月
草 兒	康 白 情	全前	八年二月	十一年三月
丁 寧	劉 大 白	開明書店	八年六月十九日	十八年十一月
再 造	前 人	全前		十八年九月
秋之淚	前 人	全前		十九年一月

郵吻	前 人	全前		十五年十二月
玄廬文存	玄 廬	民智書局	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十九年四月
童 心	王統照	商務印書館	八年	十四年二月
女 神	郭沫若	泰東圖書局	九年一月二十日	十年八月五日
沫若詩集	前 人	創造社出版部		十七年
前 茅	前 人	全前		十七年
瓶	前 人	全前		十六年
渡 河	陸志韋	亞東	九年一月	十二年七月
晚 禱	梁宗岱	商務	十年七月二十一日	十三年十二月
冰心詩集	冰心女士	北新	十年中秋	二十一年八月
流 浪	成仿吾	創造社	十年十月十三日	十六年九月一日
蕙的風	汪靜之	亞東	十年十一月十七日	十一年八月
寂寞的國	前 人	開明		十六年九月
昨日之歌	馮 至	北新	十年	十六年四月一日
北遊及其他	前 人	沉鐘社(北平)		十八年八月二十日
將來之花園	徐玉諾	商務	十年二月十七日	十一年八月
農家的草紫	何植三	亞東	十一年三月中旬	十八年十一月
荷 花	趙景深	開明	十一年	十九年六月
微 雨	李金髮	北新	十一年	十四年十一月

食客與凶年

前 人

全前

十六年五月

爲幸福而歌

前 人

商務

十五年十一月

我的記憶

戴望舒

水沫書店

十一年

十八年四月一日

聖母像前

王獨清

光華書局

十二年一月三十日

十五年十二月

旅 心

穆木天

創造社

十二年六月三日

十六年四月一日

紅 燭

聞 一多

泰東

(十二年九月)

十二年九月

死 水

前 人

新月書店

十二年十一月十日

十七年一月

晨曦之前

于 廣 虞

北新

十二年十一月十日

十五年十月

骷髏上的薔薇

前 人

古城書社(北京)

(十二年十二月)

十六年

流雲小詩

宗白華

亞東

(十二年十二月)

十二年十二月

羸疾者的愛

白 采

白吐鳳(白采)

十三年一月八日

十四年四月

夏 天

朱 湘

商務

十三年九月六日

十四年一月

草莽集

前 人

開明

十四年秋

十六年八月

志摩的詩(初印)

徐志摩

現代評論社

十四年秋

十四年九月

翡冷翠的一夜

前 人

同前

十六年九月

十七年十一月

災梨集(斑斕)叢

朱大枏

文化學社(北平)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十七年四月

紅紗燈

馮乃超

創造社

十五年

十七年三月

銀 鈴

蓬 子

水沫

十五年

十八年三月

花一般的罪惡

邵洵美

金屋書店

十六年

十七年五月五日

一、總集以出版時日爲序

名	稱	編者	出版者	出版時日	備考
分類白話詩選		許德鄰	崇文書局	九年八月八日	
新詩年選一九一九年		北社	亞東	十一年八月	北社是康白情氏與其友人
湖畔		潘漢華 應修人 汪靜之	湖岸詩社	十一年四月	「湖畔」是西湖畔 文學研究會叢書 原是六人故曰「雪朝」
雪朝		朱自清 徐玉諾 劉延陵	商務		
春的歌集		周作人 郭紹虞 鄭振鐸	商務		
星海叢		馮雪峯 潘漢華	湖岸詩社	十二年末日	
		應修人	商務	十三年八月	文學研究會會刊之一

三、期刊

名	稱	編者	出版者	創刊及廢刊時日	備考
詩(月刊)		中國新詩社	中華書局	十一年一月至十二年五月，共出七號；一卷五號，二卷二號。	一卷五號起，爲文學研究會定期刊物之一。實際負責者是劉延陵葉紹鈞二氏
晨報詩鐫(週刊)		聞一多 徐志摩等	晨報社(北京)	十五年四月一日至六月十日共出十一號。	
		右別集三十三家，五十一種，總集六種，期刊二種。			
		叢書中兼載散文者			

選詩雜記

民國十年和葉聖陶同在杭州教書。有一晚，談起新詩之盛，覺得該有人出來選汰一下，印一本詩選，作一般年輕創作家的榜樣。我們理想的人，是周啟明先生。那時新詩已有兩種選本，一是新詩集，一是分類白話詩選，（一名新詩五百首）但我們都不知道。這回選詩，承趙家璧先生覓寄，方才得見。這兩種選本，大約只是雜湊而成，說不上「選」字；難怪當時沒人提及。十一年八月，北社的新詩年選出版，就像樣得多了。書中專選民八的詩；每篇注明出處，並時有評語案語。案語只署「編者」，評語却有「粟如」「溟冷」「愚菴」三個名字。據胡適之先生評「草兒」文，「愚菴」當是康白情先生。（文中引康先生評他的詩「自具一種有以異乎人的美」，即年選裏「愚菴」評語）

年選後有「一九一九年詩壇略紀」，署名「編者」，其中有云：

「戊戌以來，文學革命的呼聲漸起。至胡適登高一呼，四遠響應，而新詩在文學上的正統以立。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可不是麼？」

又云：

「最初自誓要作白話詩的是胡適，在一九一六年，當時還不成甚麼體裁。第一首散文詩而備具新詩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月夜」，在一九一七年。繼而周作人隨劉復作散文詩之後而作「小河」，新詩乃正式成立。最初登載新詩的雜誌是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繼之。及到「五四運動」以後，新詩便風行于海內外的